

P2  
文明与野蛮的异类

P3  
不悔的追求  
那一刻,只想对妈妈说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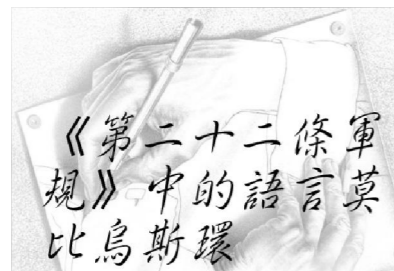
P4  
女人的悲剧与男人的悲剧

【编者按】提到美国文学,哪一个名字最先跃入你的脑海,海明威、福克纳、奥尼尔还是惠特曼?本期,小编将和大家一起走近这些大师,分享由《第二十二条军规》、《好狮子》、《忠贞的公牛》、《美国的悲剧》等作品激起的朵朵思想浪花。

# 中文新世纪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团宣准字:09-0240号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网站: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 113 期  
■ 指导老师:黄彦菲  
■ 社长:原 源 冯海敏 吴林华  
■ 主编:欧莫若 肖羽彤 许鑫辉  
■ 出版日期:2014年4月13日



肖羽彤

莫比乌斯环是一种拓扑学结构,最初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它是一条狭长的长方形纸带的一端扭转180°后与纸带的另一端粘贴而成的环。莫比乌斯环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曲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沿着莫比乌斯环的中间剪开,会形成一个比莫比乌斯环大一倍且具有正反两面的新环,再沿着这个新环的中间剪开,会形成两个互相套在一起的环,继续操作下去,剪出来的环都会套在一起,无法分离,永无止境。

《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像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它的碎片是一个个小小的莫比乌斯环,它的整体也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在小说的莫比乌斯环中,每个人都遇到悖论,本以为是分明的世界,走来走去竟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每个部分看起来都荒诞无比,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约瑟夫·海勒在小说开始前就强调“世上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圈套”可说是小说的重要精神主旨,而且小说的语言也不免有“圈套”的性质。小说独特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其中语言多有重复、循环、自相矛盾的语言,时将读者带入围套之中。因此,在这里姑且生造“语言莫比乌斯环”这样一个词组,来论述《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如同莫比乌斯环一般独特的语言。

一、《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语言与埃舍尔的版画艺术

埃舍尔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荷兰版画家,因创造“不可能的世界”而闻名,比如一段永远也走不完的楼梯,同一空间不同视角的同时存在等。

约塞连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简洁深为感动,“它那种螺旋式的推演,约塞连看得十分清楚。它完美的部分既优雅又令人惊异,其中存在一种极为

简略的精确,就像好的现代艺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约瑟夫·海勒想到的“现代艺术”未必就是埃舍尔的版画,但事实上,《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语言与埃舍尔的现代版画艺术有颇多异曲同工之处。小说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并不是线性地按时间描述,而是故意颠倒混乱顺序,内容亦大多由碎片构成;每一章的题目大多都是人名,但内容与人物的却没有一定的联系,更像是内容从一处开始衍生、偏离、蔓延;小说的语言和情节存在大量的重复,如梅杰·梅杰少校(Major Major Major Major)的名字和反复再现的斯诺登之死。

埃舍尔的作品也可以折射出他对重复、循环、无穷、悖论、相对性等概念的迷恋。比如他的名作《瀑布》,瀑布从三楼落下,然后沿着曲折的水渠,竟又回到了三楼。瀑布的流向从逻辑上考察似乎非常科学严谨可靠,但观者马上又会意识到自己落入了画家精心布置的圈套,这就和《第二十二条军规》十分相像。小说是荒诞的,但它的语言并不能说是没有逻辑的,这是一种真正的诡辩,非常符合逻辑,不过,当读者顺着其中话语的逻辑思考,便会发现词语互相缠绕,人被困在其中,无法逃离。

埃舍尔多次在他的画作中表现莫比乌斯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逻辑似是莫比乌斯环式的逻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但也是一个真实与荒诞浑然一体的世界。这就是精髓,小说的语言莫比乌斯环不能被证伪。丹尼卡医生描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正是这样,在精妙无比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面前,约塞连也不得不“发出一声敬仰的口哨声”。至高的圈套如此,普通人物亦如此,从小说大量的对话中也可窥得其中人物无法摆脱莫比乌斯环式的思维。例如第十六章中约塞连与露西安娜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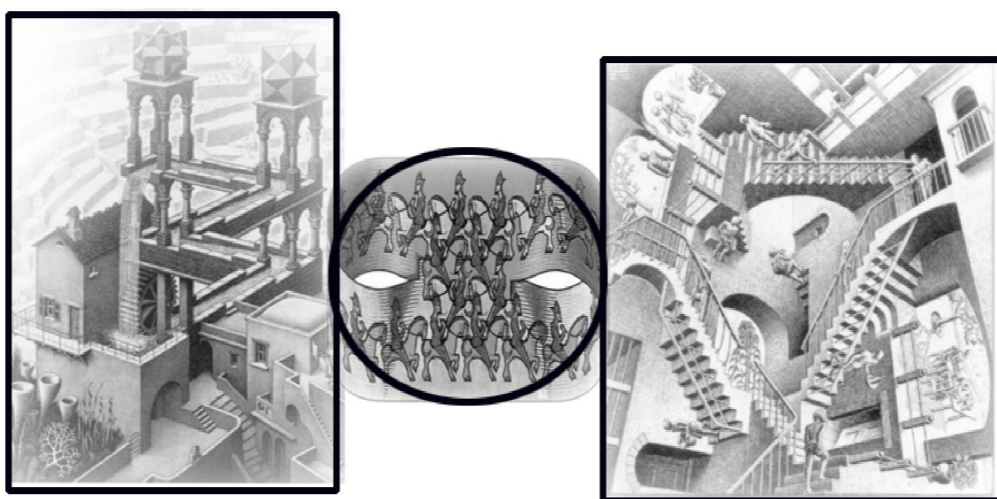
“‘你疯了。’她愉快地一笑,对他说道。  
‘为什么说我疯了?’他问。  
‘因为我不能嫁人。’  
‘你为什么不能嫁人?’  
‘因为我不是处女了。’她回答说。  
‘那这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谁会娶我呢没人肯要一个不是处女的姑娘。”

“我会。我会娶你。”  
“但是我不能嫁给你。”  
“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  
“因为你疯了。”  
“为什么说我疯了?”  
“因为你想娶我。””

于是两人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疯了。语言互相缠绕,露西安娜的逻辑很合理,但也荒谬,两人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也让人莫名其妙。

除了循环往复的语言,小说中还有大量自相矛盾和偷换概念的语言,与莫比乌斯环的性质也有巧妙地对应,看起来相对的概念存在于两个面上,但事实上只有一个曲面,一条边。这就给读者的常规判断带来极大的蛊惑,造成了不确定和对立互换的效果,让人不禁对理性和逻辑产生怀疑。比如“丹尼卡医生是约塞连的朋友,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几乎不会帮约塞连任何忙”,除了造成困惑和幽默外,自相矛盾的语言将互相对立的概念放在同一平面上。埃舍尔的创作中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图底互换的,比如著名的《骑士》,画黑白骑士无限地向内嵌套,异于正常的视觉秩序,当人注意到黑色骑士时,白色骑士就成为了背景,注意到白色骑士时,黑色就成为了背景,总之,黑白骑士的同时显现与意义成立是不可能的,这就产生了视觉的注意力动摇。在小说中也是这样的,互相矛盾的概念被放在一起,哪一方都不错,但两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传统的话语意义就发生了动摇。自相



我们言说”,拉康认为语言乃存在之尸,可见语言具有欺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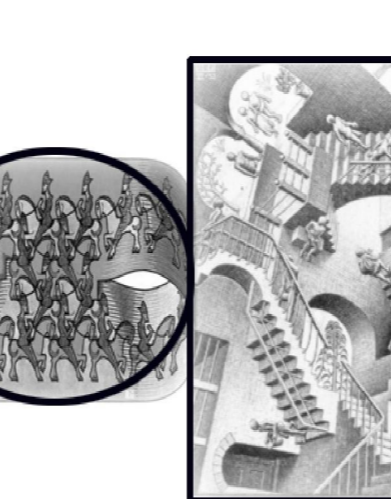
1.意义消解  
前面讲到,《第二十二条军规》时将各种对立的观念扭曲到同一个莫比乌斯环上,对任何一个概念的意义都有所消解,在营造出黑色幽默之余,还加刷了小说以人的空洞恐怖感。小说有失败与胜利的对立,如第二十三章中内特利与妓院的老头关于二战直接的争论“的确,‘那老头欣然同意,话里带着一丝嘲弄的意味,‘另一方面,意大利是世界上最不繁荣的国家,而且意大利人也许谁也打不过。但那恰恰就是我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打得如此出色,而你的国家打得这么差劲的原因。’”当然还有生与死的对立,如第十七章约塞连“他思忖

矛盾的语言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嘲讽效果。

二、语言莫比乌斯环对意义的消解和对语言的质疑

埃舍尔或许只是单纯迷恋数学、物理思维,游戏一般地创作悖论和各种不可能的世界,约瑟夫·海勒的创作则更为深刻。上文所述,《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语言莫比乌斯环有无法逃离的循环往复,自相矛盾的意义动摇,从简单寻常的语言开始,衍生,每个词都在悄然扭转词义、抵达出人意料的情境。语言之下,是见底的深渊,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对自身意义的质疑。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海德格尔说“语言言说。其言说在它被言说中为



说其实和它的战争背景没有关系。

小说最主要的篇幅都是构建语言莫比乌斯环,它的形式和内容正好契合。“第二十二条军规并不存在,对此他是确信无疑,但这没用。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二者才是最糟糕的,因为不存在对象或条文可以嘲笑或批驳,可以指责、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谩骂、唾沫、撕成碎片、踩在脚下或者烧成灰烬” 缠绕和荒诞的形式之下的空洞与异化正是海勒所要批判的。在小说中,世界可以无意义地无休止运转,但阴影也是真实笼罩着所有人的,首先是死亡,还有在无意义下对意义的追问。小说人物多少都有些疯癫、变态和神经病,然而,有趣的是,这样不正常的状态却似乎成为了每个人真实存在的证明。约塞连卑微

地在那许多疾病和潜在意外在威胁着他,而他终于健康地活到了现在,这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真是奇迹。他每天面临的都是又一次对抗死亡的危险使命。他免于死已经二十八年了” 对立的两个概念都只是轻描淡写,这样的效果十分骇人。

在莫比乌斯环式思维的二十二条军规笼罩之下,系统顺利地运作,人物也按部就班地遵循着规律,但所有人的存在都被质疑了。存在的未必存在,不存在的未必不存在。不存在的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的存在和意义建构是由语言对他进行不断召唤和重复实现的;存在的丹尼卡医生,他的意义也可以因他人语言的否定而不存在。所谓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是如此,直至小说结尾,我们也不知道它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它的意义建构只在语言中实现,但语言又是具有欺骗性的。第二十二

条军规是一个看不见的大他者,无处不在,还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物身上显现。在这个层面,小说对他的心理描写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了无意义——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话语的无意义。小说中大量的否定词也表现了对语言的抗拒,但在疯狂的世界中,说什么都没有用,语言好像丧失了传达意义的功能(反正意义也被语言消解了),人于是也淹没在无意义的语言中了。

地在飞行任务中乞生存,甚至做出了行为艺术一般的裸露举动;内特利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妓女;饿鬼乔在梦中永远是醒着的,每夜他都不安地大叫;奥尔总是在嘴里塞两个七叶树果;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喜爱在每个周日举行阅兵;如此种种,不加赘述。

2.对话失效,对语言的厌烦情绪

另一方面,小说中有大量的对话,每一次的对话都是相互地诡辩,充满悖论,如同走不到头的莫比乌斯环。关于对话,巴赫金这样说:“言语的对话意向,当然是任何言语所无不具有的现象。这是一切活语言的一种自然的目标。在接近自己对象的所有道路上,所有方向上,言语总得遇上他人的言语,而且不能不与之产生紧张而积极的相互作用”。但《第二十二条军规》似乎不具有这种对话意向,人物的话语似乎始终避免同他人的话语发生呼应,对话双方在对话,但他们都行走自己的莫比乌斯环上,不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众多人物都在发出声音,他们同处在一个交响乐队中,但每个人都在独奏,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真正同他人的声音相遇,无法对话、配合、形成协奏。约塞连对这样的话语产生了厌烦,可以留意到,小说对他的心理描写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了无意义——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话语的无意义。小说中大量的否定词也表现了对语言的抗拒,但在疯狂的世界中,说什么都没有用,语言好像丧失了传达意义的功能(反正意义也被语言消解了),人于是也淹没在无意义的语言中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语言”也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题之一。“在所有我们人类能够由自身一道带人言说的呼唤中,语言是至高无上的”,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但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物于物”了。海勒成功地用夸张以及浓缩的语言莫比乌斯环揭露了人困于语言的可悲境况。



在乡下

事让她不能释怀,那就是大家对于越南战争决口不提,而她的父亲正是死于越战。直到她发现了父亲,那个在照片中永远年轻的战士的日记,并到华盛顿 D.C.看了越战纪念馆后,她才对父亲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小说讲述了少女山姆的内心生活、叛逆性格以及她与一个越战退伍老兵的恋情。书中讲到大量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在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描写中,揭示出战争的残酷与人生的真谛。反映了战争与文化传承对新一代美国南方人的影响,并刻画了一幅南方乡村流动的景象。

这是梅森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南方肯塔基一个少女的故事,她和母亲、舅舅(一位越战退伍老兵)生活在一起,过着正常的生活。家中只有一件

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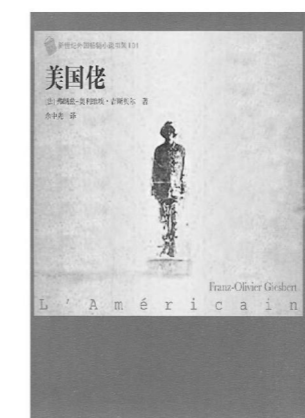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美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人情入理。一切感情冲动,一切



教父

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但同时他又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麦可是柯里昂家族人,是一名“乖乖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黑道人物,但因不肯跟其他帮派合作贩卖毒品,险遭暗杀。在谈判时他杀掉了五个帮派的代表和一名警察局长,为了避风头躲到意大利。麦可的大哥被杀后,麦可回国成为了黑手党新的领袖。

作者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 1920-1999),是美国最成功的畅销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教父》开启了黑帮小说的全新时代,一经问世便占领《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榜67周,在短短两年内创下2000万册销量奇迹,至今仍是美国出版史上头号畅销小说。《时代周刊》发表评论:“马里奥·普佐是通俗小说的教父。”



美国佬

黑人笔下的父子情深  
成人世界的心事碰撞

本书是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奇的第三部小说。阿迪奇生于1977年,名列《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20名40岁以下北美杰出青年作家”(20 Under 40),曾获象征女性英文写作最高荣誉的奥兰治文学奖(Orange Prize)。在本书中,她以温柔

而犀利的笔触,描摹出一位年轻尼日利亚移民进入美国社会后的悲欢际遇。故事论及编造型美容师的办公室政治,谈到记忆带来的负担,对于这位无畏的女作家而言,我们在生活和网络、在爱情世界中遭遇的不同世界以及不同转换的自我,既是历史的代理人也是受害者,是我们自身故事中的英雄。在小说中,阿迪奇善于将繁复的世界和自我调和在一起,丝毫不让谦让或怯步。

2014  
來襲新書

责任编辑:邓文英

编辑:崔琳

美编:张翼翀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海明威的寓言小说《好狮子》、《忠贞的公牛》里文明中的野蛮者和野蛮中的文明者的解读，以及这些异类者结局的分析，探索不同话语视角背后异类者的悲剧。这种悲剧其实是属于所有相对产生的异类者的，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关键词】文明 野蛮 异类 父子

《好狮子》、《忠贞的公牛》是1951年3月海明威刊于《假日》杂志上写给他朋友小孩的寓言小说。比起首辑四十九篇，这两篇知名度较低，但其内在的思考和作家基本的思想体系且有独特性，故本文以此解读。寓言主角是海明威小说中动物角色常演的。一是狮子，得于非洲狩猎。一是公牛，得于西班牙斗牛。动物形象的源地就使故事不自觉地带上了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故事又是写给孩子，其叙述视角的选择隐藏了该话语权外的声音。倘若结合海明威其他的小说，对文明野蛮问题的探讨会变得清楚起来。

卢梭对文明的定义是，文明'是一种人们发展到拥有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且关心艺术、科学的状态；对野蛮的定义则是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本文则将把野蛮定义为本性、自然力不受约束的状态，而文明则是因拘束而淡化了自然力、本性的状态。

#### 野蛮中的文明者

“从前有一头狮子，跟别的许多狮子一起在非洲过日子。”

《好狮子》开头便塑造出一个异类者。紧接着作者用重复的“吃”来写别的许多狮子，“每天吃斑马，吃角马，吃各种各样的羚羊”，“吃斯瓦西里人，吃恩布卢人，吃万多罗博人，特别还喜欢吃印度商人”。他们叫狮子。而异类，“因为生性善良所以招得对我们喜爱”的异类，因背上长翅膀被别的狮子嘲笑。作者开头两段就定义了好与坏后，又用三段进一步渲染别的狮子有多坏，用一段渲染好狮子的文明性，如不吃生肉而吃意大利面，不喝印度商人的血而喝内格罗尼或亚美利加诺或莫多罗”。到第七段，别的狮子开始对这异类的文明行为感到生气，到第十三段，心眼最坏的那头母狮甚至扬言要吃了这个异类；第十四段极力丑化这头母狮子，胡须上带血块，不刷牙，脚下有新鲜人肉；到了十六至十八段，好狮子一扑翅膀便脱离了危险，还用西班牙语和法语说再见(表现其文化修养)，使这群只会用非洲语狂吼的坏狮子显得可笑。故事已经推进了一半，好狮子的确好而文明，坏狮子的确坏而野蛮。

可定义这好坏的视角是“我们”。“我们”即人类，文明者，那么这视角就近似于这头好狮子自己。如果倒转视角，用别的狮子的眼光去看好狮子，好狮子就会变成一个懦弱的带着虚无尊严的文明傀儡。当坏狮子质问他到底干什么来了，作者用大量重复的“我爸爸”来塑造他的文明地位。“我爸爸”，“成千只鸽子，都是它的臣民”；“我爸爸”，“所在的那个城里，皇宫宝殿比整个非洲还多”；“我爸爸”，“四尊大铜马”“都见我爸爸害怕”；“我爸爸”，“真马”“都怕我爸爸”；“我爸爸”，“一向受大家敬重”。面对不相信如此城市存在且略有嫉妒的群体性野蛮，好狮子说一句“我说的全都是事实”，实在无力。受文明思维影响，好狮子极度依赖他爸爸，依赖他爸爸光环下得来的优越性。他不自觉地欣赏自己的优雅，用多种语言说再见即一处表现。若不是长着人赋予狮鬃的翅膀，这头忘记自然力量、寄

生于文明优越感、激不起母狮半点性欲的公牛也许就成了那头母狮的足下餐。

这样的视角倒转可借海明威其他短篇小说中关于动物的描写作说明。即使面对再凶恶的野蛮动物，海明威也基本没有贬辱，反而还有揣测动物的内心的描写<sup>1</sup>。以《弗朗西斯·麦康白短促的幸福生活》为例：

“这就是狮子的故事。麦康白并不知道，那头狮子在发动袭击前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它在袭击的时候，一颗初速每小时两百英里的505子难以置信的猛击打在它的嘴上，它有什么感觉。”<sup>2</sup>

海明威从小受父亲影响，喜好钓鱼、拳击、斗牛和狩猎。这些爱好部分基于对驾驭自然力的艺术欣赏。<sup>3</sup>

另外，上文提到好狮子借着它的翅膀得以优雅地脱难。这种翅膀的力量又是人类文明所赋予的。兽虽被礼教放在人的对立面，但在生存中又有人羡慕的各种能力；人既担心这能力是否为神力，又害怕被他们伤害，还希望借他们的力量保护自己，所以创造此类组合式神兽借以守护。<sup>4</sup>那么翅膀实际不过是一种文明幻想。

所以故事前半段所产生的优越地位和满足感更像是这头好狮子视角下的叙述。

这场单独的文明和群体的野蛮较量后，我们无据确言坏狮子们是否会因嫉妒、怀疑开始学飞、找意大利面吃，趋向好狮子的文明性。但作者对好狮子展开了下半段的描写。回到威尼斯的他，“去了非洲回来，自己倒有点不一样了。”去之前，他喝的是带果汁的鸡尾酒和淡咖啡，回来后要吃印度商人三明治，喝绝干(不带果味)的一类烈酒。狮子的野性开始有微妙的流露。他在不自觉地趋近他心里他无法直面的野蛮行为，例如接受吃鲜血淋漓的肉等，尽管他习惯了文明。“（他）看了看这满店高尚的人，意识到自己又到了家乡，可也到底外开过眼界了。他心里高兴极了。”<sup>5</sup>对待野蛮文明，他虽然鄙夷，但不免有好奇和见世面的满足。内在野蛮似乎渐渐苏醒了。他毕竟是狮子。

单薄的文明人来到野蛮群中，极易被野蛮群处理而死亡。作者使他逃过了这种简单暴力所导致的死亡，却让他走向因自然性觉醒而生的灾难。假如好狮子吃到了侍者代办的印度商人三明治，发现这更对自己胃口，很可能进一步回归野性，接着变成文明中的野蛮者，最后因伤人事故被逐出威尼斯，甚至被处死。野蛮的恢复与现有文明相冲突，血和泪无法避免。异类的悲剧就在于他终要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牺牲品。

#### 文明中的野蛮者

“从前有一头公牛，名字不叫费迪南德，它一点不爱鲜花。”<sup>6</sup>

这仍是一个异类，爱斗且忠贞于斗的牛。随后六段，作者反复描写爱斗。它这种爱，是不带任何恶意的自然力量宣泄，是执着或本分的过度。它有好身体，“一对眼睛十分明净”；“绝对顶真”的要斗；“它并不横行霸道，也没有坏心眼，可他就是爱斗”；“不过它是从来不发火的”；“因为它不会想”“它是一头极优良的牛，它就爱斗”。这都是

健康自然的表现，不是丑恶，反而有着体现无尽自然力的美。但当这样的自然力宣泄触碰到文明社会的规则，就落入了野蛮的圈子。这头牛和别的牛斗，导致了财产损失。顾及经济，主人剥夺了它的斗，把他安排到生物最基本的生殖事业中去。作者说“它的主人是个好心人”。这又似乎是站在文明视角而言的，兽排开娱乐、保护、果腹之效，即是繁殖。不杀乃恩。

这异类的牛“既然不能斗，它于是就爱上这头母牛”。健康的他只能把对斗的忠贞转移。先不管这头母牛怎么想，这公牛只爱她不过是合了人的专一或叫死心眼，却触犯了人类话语权下一头种牛的行事规则。主人这回就剥夺了它的生命，而不是把牛放归自然。自然这又考虑到经济，海明威没有交代牛是怎么来的，至少牛自身是带有金钱利益的，无论怎么处理，利益不可全无。

此处的野蛮定义更明显地表现出与文明的相对。文明本身就是处于文明中的人定义出来的，如果在文明语境里说话，非文明即野蛮，抵触即受伤。异类者此处得到了更直接、更迅速的死亡。<sup>7</sup>《印第安人营地》中大夫用一把大折刀不先麻醉就做剖腹产。医生对成功洋洋自得，而产妇的丈夫却受不了打击而割喉自尽。现代文明和部落野蛮文化相较下，人性的因素(产妇产痛时咬了乔治大叔亦不顾，手术结束兴奋聊天后才发现丈夫死了)都淡化在了文明人的自得里。

公牛被刺死了，“那牛如今已经什么问题都一笔勾销了”。末段，那个杀死这头勇敢无比的牛的剑士说：“我们做人恐怕也都应该忠贞些才好。”<sup>8</sup>问题并未勾销。语境里是说公牛没有忠于主人却忠于自己的追求所以死了，“我们做人恐怕”要忠于文明社会的时下规则以求长生。而这实际指向了自我的丧失，即人的异化。青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的异化。异化定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社而言的，但实际上，人最基本的东西被无形更改甚至毁灭是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导致的，只有被异化者有无反响、是否成群之别。

对比《好狮子》，公牛的死基于字面，而且牛同人的冲突被表面化。《好狮子》表面为狮子间的文明较量，实际隐藏着人狮之隔。于是我们看到，主导与被动局面在非同类、不同阶层里都有。异类的悲剧是广泛的。结合异化问题，想想我们究竟要忠贞于什么？这是《好斗的公牛》留下的问题。

#### 父子与传承

回到《好狮子》，文中的“爸爸”同样重要。小说第二十四段，面对归来的儿子，“我的眼睛可有点受不了。”它的爸爸悄悄对它说。“你现在上哪儿去，孩子？”

眼睛在海明威小说里一直是心理状态的反映。<sup>9</sup>有了夜明灯，爸爸的眼睛受不了。城市文明的发展使生活会离这头老狮鬃的旧习惯越来越远。他选择忍受下去，悄悄向儿子诉说。儿子却未在意这悄悄话而去哈利酒吧了。旧文化状态过渡到新文化状态的过程中，父辈与子辈的传承是有断痕的，无来不发火的”；“因为它不会想”“它是一头极优良的牛，它就爱斗”。这都是

生活的欢喜重要。而据上文分析，海明威对此是存有隐忧的。他写这两个寓言故事给孩子看，孩子会明白什么？

孩子一般会关注寓言中的人物，看喜不喜欢，接着关注自己喜欢的人，最后看这个人是什么结局，不合心意则闹原因，合则自喜并趋近于他。从这个层面看，《忠贞的公牛》比《好狮子》更易让孩子看到问题。忠贞的公牛却死了，孩子们是会伤心的。《好狮子》不明确开始和结局<sup>10</sup>，只是一头好狮子的外出旅游归来记。孩子会更想去看看非洲的坏狮子到底有多野蛮，想摸摸威尼尼斯好狮子的翅膀。可是海明威照旧写给孩子。

二十世纪寓言复兴。人们重视寓言在字面背后表达意义的能力。如利维斯认为寓言表达了物质性之外的非物性质、语言之外的意义，以及难以直接言说的寓意<sup>11</sup>。另外西方教育并不过分担忧儿童的理解力。《两代父子》中提到两性问题，尼克认为父亲不在行。例如听到尼克骂“狗日”，父亲就解释“狗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跟畜生乱交”；父亲还补充“一是手淫会引起眼睛失明、精神错乱，甚至危及生命，而宿娼则要染上见不得人的花柳病，二是要抱定宗旨，人家的事切不可去干预。”虽然解释不称心，但孩子还是由父亲获得思考机会。孩子年岁渐长，体会会到两则寓言背后海明威要表达的文明显忧。

文明者的高贵是文明人自以为的，且还依赖一个群体的支持。野蛮者自视亦如此，也会嘲讽文明是异类。若两者无交，则相安无事。可我们知道，野蛮与文明有着由此及彼的过渡发展关系。如此庞大的拼盘里，文明中的野蛮者，野蛮中的文明者，因群体内部的文明化程度差异会被定义到更多人身上。海明威，一面受野蛮性的自然教育，一面受文明性的文艺教育。父亲带他在密歇根湖的游荡激发他对钓鱼狩猎的喜好；他的母亲是音乐家，影响到他文学性的培育。<sup>12</sup>海明威本身即可视作文明与野蛮的异类者。其作品讲究理性节制，刻画迷惘一代，关心女性问题。他自身酗酒好斗，好捕鱼好狩猎，四处周旋，在非洲期间遭遇多次飞机事故。<sup>13</sup>作品一定程度依赖记忆的文化化处理，短篇小说的人物多是激情感性的。<sup>14</sup>相较，由于文明性欲求获得无大阻碍，海明威更偏向于追求文明中野蛮性的存留。但这样的追求也是受到威胁的。

以《最后一方清静地》为例，尼基交易鳟鱼，捕猎不该捕的东西。为了躲避法律追捕，尼基带着他妹妹逃到一个印第安人森林。在此清静地，两人过得甚欢。最后妹妹忽然提起埃文斯家那小子。这个很会打尼基枪的人明显是威胁到了尼基在清静地的安逸感。故事结束了，结局却潜伏了最后一方清静地的不安全未来。一旦被告密，清静地必然因文明体系进入而丧失。海明威所追求的净土是无法自适而不被打扰的。

痛苦的根源一旦产生，悲剧是必然的。

以性为例。清教主张性节制。《先生们，祝你们快乐》中，惧于性欲频繁的少年祈求以手术来告别苦闷却未果，于是自行剃刀阉割，后因失血又回



■许鑫辉

到医院。《在密执安北部》中，莉芝对暗恋者吉姆有着淡淡的不明的性欲，“她很害怕，可是她需要它。她得接受它，但是它又让她害怕。”结尾，酒醉的吉姆主动同她发生了关系，莉芝哭了，回来给那个男人盖上的上衣，走了。《白象似的群山》里发生关系后的两对情人就堕胎问题相吵。无论堕胎与否，两人的开心没有了。性的欲求无法压制住，纵是一瞬。同样，野蛮的力也不能完全掩埋，是被需要的。不幸在于，文明的约束与自然性的冲突终究不可避免。

再回到《好狮子》和《忠贞的公牛》。文明和野蛮中的异类者，结局表面看似不同，自视优越的好狮子在自我语境下连梦也没做醒，忠贞的公牛死在自己忠贞的事情上(异类者下场的典例)，但实际都是冲突的不可道尽。不同者是相对的存在，异类总会有，悲剧总会有，人生的悲剧也部分在此。从生到死，不论是战争、婚姻、两性关系，还是其他自然欲望，主流与异类纠缠不休。革命抑或改革，都避开这属于整个人类的苦痛。历史滚滚，我们人类整体又吞下了多少苦痛。也许我们踩着苦痛的尸体得到今天的喜悦，明天我们中的一部分又成了另一部分人脚下的痛苦。

海明威短篇小说中少有喜剧成分，淡淡的故事背后也是存在隐忧的。呼唤另一种文明形式以治疗当下文明的弊病，其实不是永久之策。如果无法超越于必然的人类悲剧，迷惘的一代怕是无尽的。

1 Civilization; the condition that exists when people have developed effective ways of organizing a society and care about art, science, etc.

2 引自《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下)》P165，自后文本皆引于此书 P165—168；

3 内格罗尼为 Negroni 是意式开胃酒，即橘子味的鸡尾酒；亚美利加诺为 Americano 是美式咖啡，即淡化的意式咖啡；莫多罗，据《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下)》P166 注，为金苹果酒，也是近乎果味的。

4 狮鬃即格里芬，出自希腊神话。

5 除文中例子外，动物描写略补如下：《桥边的老人》猫会照顾自己；《乞力马扎罗的雪》每夜吠的鬣狗在男人死了的晚上停止鸣咽；《我的老头儿》吉尔福是作为被打死的悲哀者；《大双心河》“凡是这样大小的鱼都会气昏”；《没有被斗败的人》写牛的坚强，宽阔结实，以衬人的精神；《我躺下》蚕吃桑

叶，显示我睡不着，诗化意境；《过海记》黑马林鱼健壮形象；《最后一方清静地》的欢愉生活，捕鳟鱼等。

6 引自《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P27

7 《死在午后》言不懂欣赏者觉得斗牛恶心，马在斗牛中是滑稽而非可怜。此相对于牛的凶悍与勇敢而言。斗牛者的勇敢和征服性的技巧又是更高的欣赏。海明威喜欢的就是这样结合了自然力的美。

8 摘自台湾《蔷薇的趣味》庄白

9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下)》P168 译本译为它，在英文本中为 he，且有 she 之分，故它应该作他。

10 文本自 P169—170。此处对当时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公牛费德南德》而言。片中，牛喜闻花香不爱斗，也算异类。实际上它又是具有极好的斗牛素质的，故故事中他被选中去做斗牛，但还是回归到了花香中。

11 此处是对比野蛮中的文明者而言，指死的必然更明确表露。

12 例如，《忠贞的公牛》的牛一对眼睛十分明净；《一个非洲故事》戴维对大象眼睛的解读。

13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新论》提及海明威小说开头结尾不明。

14 摘自罗良清《西方寓言理论的发展轨迹》。文中有言，寓言再次得到理论家的青睐，他们有意地在作品中用寓言的分裂性来寓指现实的诸种错位和变异，寓言的修辞性作用也得到充分发展。

15 《American writers》edited by Elizabeth H. Oakes, pressed by Fact On File Inc P158—P160

16 Referred to 《HEMINGWAY IN AFRICA—the last safari》the overlook press, edited by Christrooher Ondaatje

17 参考《Hemingway's short fiction》新论；下文联系《在密执安北部》《白象似的群山》分析，也受书中选取的<Reading “Up in Michigan”> (written by NANCY COMPLEY AND ROBERT SCHOLES)影响。

而<Second Growth: The Ecology of Loss in “Fathers and sons”> by SUNSAN F. BEEGEL 影响了本文对父子和传承的思考。

#### 主要参考文献

- 1.《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 2.《西方寓言理论的发展轨迹》罗良清南京大学中文系((《齐鲁学刊》2006 年第四期)
- 3.《<Hemingway's short fiction.>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



责任编辑:欧莫若

编辑:朱彩婷 孟雅

美编:夏玉灵



## 不悔的追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美国梦

■ 佚名

### 1. 引言

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关于出身贫寒的青年杰伊·盖茨比美国梦破灭的作品。它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整个美国梦的缩影。盖茨比心中始终怀着自己的美好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惜一切手段，创造丰厚的物质财富，赢得显赫的社会地位，从而重新获得自己曾经深深爱过，现在依然孜孜不倦地爱着的黛西的芳心。然而，心地异常单纯的他一心追求自己梦想的实现，却忽略了社会的残酷，最终被自己深爱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嫁祸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梦想随之幻灭，超度，延续。

### 2. 美国梦

从大的方面来讲，“美国梦”指的是国家的理想“民主、平等、自由”；从小的方面来讲，它指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美国梦”贯穿美国历史，是对进取和成功的理想主义信念，是对人人都有希望成功和创造奇迹的自信乐观。美国的20年代，“迷惘的一代”美国青年诞生，战争使他们幻想破灭，出现了“精神的荒原”。“美国梦”，这个人类社会的理想奇葩，却成了人们追求物欲的一个借口。美国的青年盲目狂热的追求着美国梦，最后他们的梦都破灭了，杰伊·盖茨比也不例外。虽然最原始的美国梦被有所扭曲，但是，始终没有变的是：首先，有自己的梦想，其次，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再次，通过个人的努力来争取自己的幸福，盖茨比正是如此，所以他的梦想是美国梦的缩影、延续与继承。

### 3. 盖茨比的梦

盖茨比的财富梦。盖茨比出身卑微，但作为一个有雄心抱负和远大志向的青年。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他将自己的本名 Gatz 更改为 Gatsby，因为 Gatsby 有“上帝之子”之意，盖茨比的雄心大志在此可窥见一斑。盖茨比是个很有实际行动和能够持之以恒的人，从他的作息时间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计划、有安排、做事有条不紊的青年。他把自己的梦想计划地井井有条，把发财之梦放在第一步，认为有了物质基础，不仅能拥有社会地位和富足享乐的生活，更能“抱得美人归”。因此，为了圆自己的财富之梦，进而实现整个梦想，盖茨比不惜吃苦受罪，甚至不惜违法走私贩酒。最终，他可以在自己蔚蓝色的花园里举行盛大的宴会，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这一切说明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

盖茨比的地位梦。有了足够金钱和财富的盖茨比下一个梦想便是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而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不断地举行大型的宴会，借以显示他的财富，同时结交上层社会的人物。盖茨比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上流社会的人能够接纳他，并因此心安理得地享受到上层社会的人应该享受到的一切。他的这一想法可以说

也是美国梦的缩影和延续，因为美国社会从建国之初就提倡“机会均等”，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权利，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天助自助”，但上流社会对像盖茨比这样出身低微的人仍然不屑一顾。正如汤姆所说：“许多这种新暴发户都是些走私私的家伙。”汤姆不相信盖茨比进过牛津大学，鄙视“他那身粉红色的衣服”。我们不难感觉到，盖茨比经过自己的百般奋斗，终于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无论是外表的衣着打扮，还是他单纯执着的内心世界，都似乎与这个社会有些格格不入，这也注定了他的梦想与这个社会的格格不入。

盖茨比的爱情梦。盖茨比的前两个梦想都是第三个梦想的基础，他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和地位梦，就是想赢回曾经因为财富和地位而失去的爱人黛西。盖茨比把黛西作为他所追求的真善美的化身，与黛西结婚，长相厮守是他一生的重要目标，也是他奋发图强的原动力之一。然而，这种追求注定是虚幻的，因为黛西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美丽，内心空虚，浅薄自私，终日以金钱和享乐为人生终极目标的资产阶级小姐。Daisy 在英语中是一种花名，这种花中间是黄色，周围是白色，黄色的花心象征黛西金钱至上的人生哲学，而白色则象征她的空虚冷漠。这就是她和盖茨比的差别，盖茨比为了她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她却不肯为盖茨比付出任何代价。这也注定盖茨比的爱情梦不能得以完美的实现。所以，在黛西出车祸撞死了汤姆的情人之后，盖茨比害怕心爱的人受到丈夫的指责而守护在黑夜中，保护自己深爱的女人，而黛西走到窗口没事似的把灯关了，把黑暗留给了在黑夜中痴情守候的盖茨比。最后，黛西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丈夫一起嫁祸给盖茨比，挑唆汤姆情人的丈夫乔治·威尔逊，杀死了盖茨比。虽然在发迹之后，盖茨比在尼克帮助下得以和爱人重逢，但是他想和爱人相守一辈子的梦想却未能实现。

### 4. 盖茨比梦想的破灭

小说的主人公盖茨比是一个爱情专一，执着乐观，雄心勃勃，意志坚强，满怀希望，却又不谙世事的有志青年，是“爵士时代”的典型牺牲品。他历尽艰辛实现的财富和地位梦随着生命的逝去化为泡影，他的爱情梦在它成为现实之前就已经幻灭，在盖茨比的有生之年只是那盏“码头的绿灯”遥遥而虚幻，无法触及。盖茨比梦想的幻灭是他所处的社会，他自己的性格，他所爱的黛西的性格息息相关的。

小说中盖茨比和汤姆的冲突代表了理想化与残酷无情的现实社会的冲突。盖茨比没有达官贵族的显赫身世，但是有自己的双手，没有生来就可以享受的财富，但是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盖茨比所处的社会使得他所追求的通过个人努力、勤俭、律己改变自己命运的“美国梦”颓废了，原有的艰苦工作、节俭、节制等价值观念都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盖茨比有自己永不熄灭的希望灯塔，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总是与这个社会，与他

周围的人不能融为一体，因为现实社会是一个空壳，人人都在追求眼前的享受。汤姆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卑鄙无耻，老于世故，自私专横，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所以，盖茨比的理想化，对未来的定位，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只能是一座海市蜃楼。

盖茨比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这类人的为人处世往往在现实中显得幼稚或者与现实背道而驰，所以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不能完美实现。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当个人的行为与社会主流不一致的时候，牺牲的必然是个人的支流，要不被社会主流所同化，要不退出，转而寻求另一世界，盖茨比便是属于后者。他的“一根筋”的稚嫩的出世方式，在这个不属于他的社会里往往是行不通的。

黛西，这个盖茨比心目中的“黄金姑娘”，最终只能永远是他的希望，而不是他的现实。她的貌似纯洁，美丽，无邪深深吸引着盖茨比，而她内心的拜金主义，自私无情，冷漠残酷也正为盖茨比这株理想主义美国梦奇葩的逝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情是无私的，时刻想着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与相反的是，黛西的爱情是极度自私的，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和自己利益之上的。在盖茨比还一无所有的时候，她毅然选择了财富丰厚的汤姆作为结婚对象，“她的声音都充满了钱的味道。盖茨比是一个有坐标的人，而黛西却是一个不知道今天及今后要做些什么的空空的躯体。黛西和盖茨比的爱情天平太不平衡了，因此，盖茨比爱情梦的破灭也在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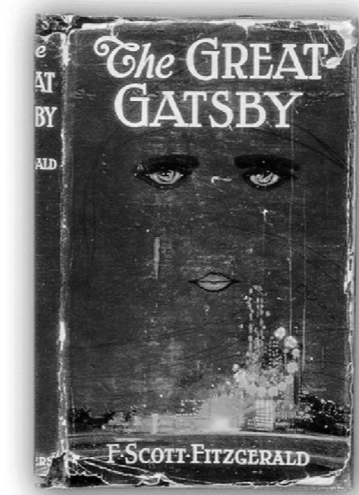
### 5. 不悔的追求

富于梦想是人类的天性，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能阻止人们去怀有梦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实现各种梦想的历史，是梦想赋予生命以色彩和意义，是梦想驱动社会发展，理想的社会，幸福的未来，永远是人类永恒的渴求与梦想。盖茨比的奋斗体现了美国人所尊崇的坚韧、独立、向上的精神。他的梦想虽然最终都化为乌有，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他不悔的追求，对他个人的价值观来说，是值得的。

盖茨比童年时期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想要出人头地，敢于奋斗的小男孩，长大之后更是如此，甚至更改自己的姓名，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脑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成功，摆脱贫穷的经济状况，远离低微的出身之地。试想，如此有志向和雄心，且有毅力和计划去实现理想的青年，不去试图追求自己的财富梦和地位梦，不去尝试一下自己能否成功，他会罢休吗？他会甘于什么努力都不付出，在贫穷和卑微中度过一生吗？所以，他的财富梦和地位梦虽然最后都不能随着生命带走，化成了灰烬，但是对他来说，这也是值得的，是无悔的追求，至少尽自己努力去做了，去尝试了，不管结果怎样，都不会后悔，相反，对他来说，什么

都不做，整天只是空想自己的财富梦和地位梦，在贫穷中潦以此生，那才是让人悔恨终身的事情。现在，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得到了自己想要拥有的金钱和地位，他不会为“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悔恨。

盖茨比和其他人一样，也需要完美和甜蜜的爱情，在追求爱情的时候也是一个勇敢者，敢爱上并追求一位与自己地位相差悬殊的姑娘，在黛西毅然离他而去，投进另一个富豪怀抱之后，他也没有就此放弃或者对黛西恨之入骨，相反，对黛西的爱一如既往，有增无减，他更加奋发图强，以此为动力激励自己努力拼搏，等到自己有条件，能够给她幸福的时候再回来找她，希望和爱人一起幸福地度过余生。盖茨比完美的爱情最终未能圆梦，但是他也并不会后悔，因为他毕竟也去追求了，而且还和爱人重逢了，尽管最后一步未能如愿以偿地达到。相反，如果盖茨比不去努力和黛西重逢，不去努力追求和她在一起的机会，可能连见黛西的机会都没有，即使那样活下去，没有爱情和精神的支撑，想必理想化的盖茨比也不会就此甘于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得无忧无虑。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就是希望能够再寻昔日的爱人，所以对盖茨比执着的爱情观来说，即使是为爱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 6. 结语

盖茨比的追求不仅仅是对现实财富，地位，爱情的追求，更是一种对希望和梦想的追求，在他心中，始终有盏不灭的希望绿灯。从民族的价值观念来看，盖茨比对于物质化和理想化的追求，对于梦想执着，坚韧，乐观，勇敢的追求，对于现实敢于挑战，靠双手把握自己命运，而不是听天由命的精神正是起源于拓荒时代，影响着世世代代美国人的“美国梦”的缩影，是对“美国梦”精神的继承与延续；他最后躯体的逝去也正把他的灵魂从丑恶的现实解脱出来，是对梦想的一种超越；从盖茨比的个人价值观来看，他对自己梦想的追求是一种无怨无悔的追求。对于盖茨比来说，对整个美国民族来说，对整个人类来说，有梦想才会有追求，有追求才会有进步，这种不悔的追求会影响世世代代的人民，这种精神会永垂不朽。

## 那一刻，只想对妈妈说“对不起”

■ 赵 玫

夏威夷美丽的清晨，鸟在鸣叫。窗外的树撑出很大的树冠。新绿的叶尖上衔满羽毛一样的阳光，仿佛精灵舞蹈。今天要去的地方是珍珠港，于是怀了某种悲歌般的兴奋。这个被镌刻在世界战争史上的惨烈事件，我们早已了然于心，无论从教科书上还是在电影中，但是，我们仍旧对即将前往的地方满怀向往。

如此碧蓝的珍珠港。静静地走在环形海岸，仿佛依稀能感觉到当年隆隆的炮声，翻卷的硝烟，人们撕心裂肺的绝望喊叫声……在如此美丽宁静的地方，你怎么能想象，就在不远处的那片海底，上千名殉难者仍旧长眠在沉没的亚利桑那号战舰。于是港湾深处死一般寂静，在这种地方，你怎么可能不心情沉重。

在前往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的路上，一座像风帆一样的白色雕塑赫然映入眼帘。独特的设计，简洁的镂空图案，透出背后的蓝天和碧海。仔细观看，才发现镂空的部分原来是一棵树的造型，那抽象的枝叶的伸展，那生命的象征，感慨于艺术家如此飞扬的想象。后来才知道，雕塑的寓意确乎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此凋零的生命，而雕塑的名字就是《生命树》。

在如此宁静美丽的海湾，你怎么能相信，那突然之间的狂轰滥炸。湛蓝的海水，那一刻，就仿佛湛蓝的汽油，燃起熊熊大火。于是想到策兰的诗句：你这焚烧的风，寂静。是的，这就是结果。生命完结，寂静，不再喘息。那烈焰中的哀号，无可挽回的沉没。

一张弥漫着滚滚浓烟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景象。飞腾的火团，满目狼藉，仿佛什么都土崩瓦解，仿佛一切皆毁灭殆尽。从福特岛海军航空站出发的飞行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焰的燃烧，生命的亡失，战船的倾覆。画面中那些幸存的水兵，也只能在这突如其来打击中，哀叹着他们的绝望。1941年12月7日，美军战舰亚利桑那号被日军一枚1760磅的炮弹击中甲板，进而引爆舰船的弹药库。之后，仅仅9分钟，整个战舰连同上千名船员一道沉入海底……那个明媚的清晨，那些水兵，或许才刚刚看到珍珠港总是美丽的天空，飘浮的白云，绚丽的彩虹。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舰船会被袭击，当那枚致命的炸弹落向战舰，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会想到此刻的攻击，已注定了他们的毁灭。

接下来，俄克拉何马号被击中，战舰连同舰上400多名船员一道覆没。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亦在停泊地被击沉。犹他号改装的训练舰连同50多名水兵一道沉入大海。马里兰州和田纳西号遭受重创。唯有内华达州号试图脱离危险，但被日机不停轰炸所拦截，未能如愿。

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一个幸存者，扬声器里传出他对当年的回忆：在

日军疯狂的轰炸中，他惊恐绝望，他知道自己肯定要死了。他说，在那一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对妈妈说，对不起……日军的飞机一轮一轮从天空掠过，丢下无数炮弹，伴随着无穷的苦难。它们从夏威夷的蓝天白云中呼啸而过，恣意妄为地让大海燃起凶恶的火焰，将生命吞噬。

是的，曾经无比壮丽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就这样，在9分钟内沉没海底，连同那些英姿勃勃的将士。就这样，他们和他们沉没的战舰一道，永远地长眠于珍珠港的蔚蓝色海湾；就这样，风萧萧兮，勇士一去，不再复还，怎样的壮怀激烈，长歌当哭。

除了福特岛东南岸被击沉的战舰，美军部署在瓦胡岛上的其他军事设施也遭到毁灭性的袭击。一片焦土，生灵涂炭。

在片刻的停歇后，第二批日军飞机再度飞临，以更加疯狂的姿态，扩大袭击战果。于是更多的美国军人丧生，美国战舰搁浅，海岸船坞被毁。

那时候谁会想到，这场震惊世界的军事偷袭，竟瞬间夺走了两千多名军人的生命，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

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矗立在一块蓝色的海湾之上。偷袭事件后不久就有人提议，应该为这些长眠于港湾深处的死难者建一座纪念馆。至1943年，这样的呼声愈加强烈，只是“二战”还未结束，未能将此付诸实施。直到1949年，夏威夷特别行政区才正式成立了“战事纪念馆委员会”。

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曾经经历过珍珠港事件的老兵们。他们大多年迈体衰，行动迟缓，有的甚至已不能说话，只是落寞地坐在轮椅里。但他们还是坚持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凭吊的人们身边。他们或讲述当年的亲历，或与参观者拍照。他们见证了那个炮火硝烟、舰船沉没、战友罹难的时刻。他们甚至无需诉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那段历史中最真实的一部分。他们如雕塑般伫立在我们眼前，仿佛他们自己成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座座正方形的白色台基，远远望去不知寓意何在。通过解说才知道，那是在告诉人们，当年停泊在蓝色海湾的战舰，就是在白色台基的位置上被击沉的。乘舰贴近那些台基时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台基上都庄严书写着沉舰的名字。

在所有被击沉的战舰中，亚利桑那号最为悲壮，这艘舰船承载着它的所有士兵一道沉入了海底。尽管沉没的舰体还在，被折断的桅杆还在；尽管，舰船上的铜钟还在，铁锚还在；尽管，舰船上的3号回转炮台依旧昂然矗立于海面；尽管，整整70年之后，沉入海底的油桶依旧在渗出许多斑斓的油污……我们乘渡船前往海上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远远望去，一道白色廊桥赫然映入眼帘。那是一座很美的建筑，仿佛漂浮在蓝色海面上的一座白色宫殿，令人叹为观止。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座长达184英尺（约56米）的白色纪念馆竟横跨亚利桑那号战舰两侧，与沉入海底的战舰“十”字相交。白色纪念馆庄严而壮丽地悬于沉舰之上，如舰桥一般昂首挺立。

# 女人的悲剧与男人的悲剧

## 昏聩的情愫

克莱德·格里菲斯，生于虔诚而清贫的牧师家庭。父亲因爱迎娶了虔诚的乡村姑娘，被剥去格里菲斯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夫妇俩，托身教堂，终日布道、传道，内心里有现实掩不住的信仰。他们觉此光明，便高歌：“耶稣之爱救我离罪，上帝之爱引我去”，仿佛这即他们快乐的歌颂，而存在便是一切。感激，来得如此容易。可幸福，不只如此。若幼时克莱德非在离开堪萨斯后才知这场幻灭了现实的爱，他会作何想法呢？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生于高地的德莱赛之母萨拉，玛利亚因爱被剥夺了门诺派教籍，皈依天主。

而后的爱情悲剧，即是戴维斯酒店里某男对某女的万般欺压。奢侈与殷勤，皆是浩浩汤汤的涓流，想某男终是会离去之人，留下一妙龄女子，乳浴后，行李箱畔兀自啜泣。身旁，是侍应生们的鄙夷攀谈，与领队对金钱的索要。但谁能料，如此凄婉境况也落至姐姐艾斯塔头上。信了荷尔蒙催生的朦胧欲望，以身相许，一道私奔而去。数章后，母亲畏畏缩缩地急走小径间，周济更是可怜的女儿，无人可告，唯有向克莱德支取些钱物。她的悲剧还在于她这样虔诚的教徒，谎言亦是罪恶的。

彼时之克莱德，尚且心怀信仰，爱情仍可。想至他的恋人，不禁问：“不过，你是因为爱他，才和他一起跑的，对吗？”一语道出艾斯塔的苦痛。爱情的悲剧，当为两人共同的过错。而随之而来的累赘，还是可归之于堕胎的困难，抑或——社会的偏见。于是，爱情已然萌生的克莱德，留下泪滴，在十三章的结尾，他不解：生活何以这般陌生、艰难，世界何以这般残酷。

爱情使人昏聩，德莱赛寥寥数笔便使此真理不言自明。爱情使人丧失理智，这亦是为何《理智与情感》中，情感动物玛丽安娜终为韦勒比先生所弃，而他亦另有所倾心的佳人。理智高于爱情冲动的埃莉诺小姐也不曾得至爱情，可想及与她所慕的爱德华有了婚约的露西小姐，她不该欣慰因放弃而未遭致菲拉斯家族的鄙夷么？

克莱德以他英俊的面容，走入了戴维斯酒店的侍从生活，正如他将俊俏的皮囊而获得女士们的喜爱。而那些喜爱着他的女郎们，却不懂狂欢背后，悲剧的孕育。幸而，一场车祸冲散了这段聚会。霍顿斯，穷士出身，因穷而切望着穷对立面橱窗里的世界。她可以几里穿过巴尔的摩大街，只为驻足橱窗里那件华服。而她诚然心里只有那个己，于是爱情给悲剧的诱因所剩无几，克莱德为她倾其所有。不管临产的姐姐与孤苦的母亲绝望里焦虑。爱情已使克莱德昏聩。

而后在芝加哥高级俱乐部里，他借伯父格里菲斯先生之便奔赴其莱克斯一衣领工厂任职。先时的际遇自然是尴尬的，经邻居沃尔特先生介绍，却有姑娘丽达等相伴，他们一起共舞。渐渐地，丽达该是爱上了如此一位英俊儒雅的青年，而他是格里菲斯富豪的侄儿。女工丽达深感生命多姿。女工罗贝塔与格蕾丝即已到来。

格蕾丝此名正同德莱赛《美国的悲剧》一书的原始主人公之名。1906年7月11日，格蕾丝·布朗小姐在纽约北州的大墓湖遇恋人切斯特·吉列特害溺水身亡。同时纽约北州的山湖，同是爱情昏聩了的青年恋人，同是电椅死刑，而故事却使另一位姑娘走入了这噩梦般的情爱。丽达，转瞬即已入九霄云外矣，无需赘言。打印车间，那群艳羡的妇人却愚昧不懂知足。克莱德已晓得了爱情，他倾心者，前途必将多舛。十六章两人由眉来眼去转至幽会，至性与爱的交织。十七章，克莱德已走入了上层青年人的社交圈里。桑德拉·芬奇丽因误认而与克莱德共乘车，因厌恶吉尔伯特而与他来往，因他俊俏谦善而与他相恋。克莱德爱罗贝塔，然而爱情于他不足以承载太多寄托。他更爱桑德拉所能给予的地位、财富，一切他所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罗贝塔爱他，因爱而来的生命由她孕育。这是唯一先定的不幸。其他的未卜悲剧却因她的善良与愚昧，相信与蠢笨而临了。她愿意归于比尔茨田庄看望老迈的父亲，心存爱情的芥蒂，便也近了死亡一步。

而桑德拉，一位貌美的女郎。因恨吉尔伯特而令人难以理解地爱恋穷苦克莱德，如同爱恋着他的奉承话。她不顾芬奇丽太太的叮咛，与他坠入了爱河不得自拔。她信着，母亲会原有她的请求，她将克莱德结婚。而克莱德也信着，罗贝塔会离开，他将与桑德拉结婚。但世界是残酷的，正如他慨叹。大碧藤湖上的惨案，未能如他所想的过去。在羊角湾，桑德拉与他一同沉浸在山林的秀美里。一如他的外貌，桑德拉笑道：“我的甜心儿，生得这么俊俏，人人皆这么想，小伙子也不例外。”而他也昏聩了。枪声作响，他胆怯，却不舍离开眼下的幸福——爱情的幸福。

第三卷，爱情淡出德莱赛的笔触。宗教回归，麦克米伦牧师与格里菲斯太太两人的祈祷终也无法救赎因爱情纷杂而迷了道途的克莱德。因了爱情，没有献祭，罗贝塔的死亡，意味着他的殉葬。这不得不说是略有病态与悲凉却没有半点潜然的笔触。

■ 米其林

## 男人的悲剧

德莱赛也深明，酿造悲剧的并不全是悲剧本身——而是爱情。因为它足够纯粹，尚且甘美可享。女人的悲剧，是遭受爱情的背叛。而男人的悲剧，是背叛。克莱德，为金钱利欲熏心弃她而去，罗贝塔理解。当他用相机砸碎走近他的罗贝塔时，她无法置信。在讶异里，在水中扑腾双手，向单向的恋人，或曾经的恋人呼救。如此痛彻心扉的爱，不愿放手的爱，却落得水中无人救。如此的背叛，她如何能原谅。这不是宗教的宽容如邓肯牧师，也非母亲的执着如格里菲斯太太。

然而，传统的爱情故事却有浪漫结局。如芭蕾舞剧《吉赛尔》，背叛了乡村姑娘吉赛尔的英俊伯爵，在第二幕里，为她索救，白色纱裙乱舞，独有她为伯爵挡住复仇的利刃。

但德莱赛不作此般臆想。作者在1893年的求婚，与萨拉·怀特在1898年结婚。又因德莱赛在与黛儿玛禁果中昏聩后，与前妻离婚。并与黛儿玛结婚，获得其一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风格的四柱房。1903，他又与年轻的演员兼画家凯莉娅恋爱。1919年，他遇见表妹海伦，与之相恋，背叛前妻，再婚。如此的罗曼蒂克史，当他书写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时，又如何予他一个无法逃避的死刑？

而他与克莱德，同样的宗教家庭，同样的不甚富裕，同样的历经多次爱情。作者想言明，自身超越了爱情，不为其所困。而克莱德，始终是一位他人眼中稚气未脱，懦弱不足成事的青年。他以自身经历书写克莱德，以历史悲剧书写碧藤湖沉船一事，已是确凿之事了。其于《幼年自传书》里，有如是评述：更且，父亲宗教的虔诚是断然无法忍受此等劣迹的；他会将其视为导向炼狱之火的罪恶。小说中格里菲斯夫妇虔诚的宗教即为现实的映射。

克莱德与作者两人命运的相悖，在于爱情上。克莱德盲目，怀有过多的妄想。这源于他的美貌所带来的机遇。他本无意于女工的情影。全然不在意她们的殷勤，而罗贝塔在克莱德求爱下的服帖也促成悲剧的酝酿。他也无意于桑德拉的痴情，可他竟是如此谦逊而又文雅，比吉尔伯特还要漂亮许多，令少女桑德拉痴心不已。在上流社交圈里，人们也喜欢他——一位俊俏的青年。格特鲁德已有戒言：“他们爱金钱，胜过相貌。”但不是人人皆如此。所以，桑德拉纯粹的爱恋，覆灭了克莱德的命运，然后是终结。死亡临了前，仍有争睹他面容的女人们，一看这位“大胆、风流而又不幸的人物”。

所以，男人与女人皆因背叛一事而亡。一面是冰冷的碧藤湖水，一面是潮湿的死刑。

反观德莱赛另一部作品《嘉丽妹妹》，赫兹伍德先生不也是爱情路上可怜儿。嘉丽，一位来自威斯康辛州哥伦比亚农村的少女，孑然一人，置身光怪陆离的芝加哥，在德洛埃先生劝说下与其同居。赫兹伍德先生也因了嘉丽的美貌与青春，不惜弃离自己的家庭，携款而逃，只为能与嘉丽相伴。德莱赛以一贯写法给予赫兹伍德一场无法改变的悲剧——他与克莱德同样的软弱易变。他虽能带走嘉丽，在纽约同居，更名乔治与嘉丽·韦勒。一切宛若美好的开始，但他无法复原先时的经理生活。当现实的惨淡为他所察觉，他也只能央求嘉丽拮据度日，或外出参与演艺工作。他的爱情在现实前熄灭了，如同克莱德从罗贝塔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奔向桑德拉背后的光明。赫兹伍德终因一次错误的相爱而走入末路，而德洛埃，却得以在嘉丽背叛他后，走回他一个人的记者生涯。

德莱赛在辍学印第安纳大学数年后，即开始他的报社工作事业。他视德洛埃为自己在《嘉丽妹妹》中的一个倒影，于是善意地给予了他一次被动的救赎。他的恋爱对象因赫兹伍德的贪婪而背他而去。后来的章节里，德洛埃得以残喘着，甚而去拜访已为红人的嘉丽小姐。德莱赛笔下的幸福也许不会来临，也许会，也许在很久以后。幼年宗教家庭的背景，使他只为不定的未来抱有寄托。而嘉丽，她并没有获取幸福。她相信爱情么？也许她爱着万斯太太印第安纳的堂弟罗伯特，但爱情于她是否太过渺茫？

正如克莱德对于幸福的执着。但将幸福挂枝于情木之上，却太过飘渺不定，如同将命运悬挂在顷刻可灭的理想间，觅不得光明。赫兹伍德的悲剧正在于给予爱的信念过多。他爱他的妻子，而将财产皆寄于妻子名下，所以在爱情幻灭后，没有了维系爱的物质支持。这不得否认是他本人在爱情盲目期的愚昧之举。正如克莱德在欲望涌动时，对罗贝塔身体的疯狂追求，在黑暗里，了却了白日社会里的顾虑。所以，性与背叛本身皆是男人的悲剧。

这无关乎我们的知觉。克莱德成也罢，败也罢，在美国梦的征途上，情愫都将是悲剧的滥觞。他本当遵循吉尔伯特的嘱咐：工厂里，不得同女工有恋爱的纠葛。可他无法等待，诚如惠格姆先生所忧，年轻而英俊的他染指了女工丽达与罗贝塔。这便是悲剧的肇始。爱情不定，所以因爱情而盲目的恋人，成了牺牲者。尚使没有爱上罗贝塔，或没有桑德拉的钟情，皆不会有纽约北大碧藤湖上的沉睡一案。而不曾爱上克莱德的霍顿斯，却得以在堪萨斯酒店侍从群里游刃有余。女人的悲剧溯源于男人的背叛、物欲、性欲、与两性间的不公；男人的悲剧也肇生此间。德莱赛此作，个中有着对爱情莫大的亵渎与讥讽。这是在清教建立起来的国度里，美式消费主义与自由主义催化下爱的朽烂，亦是资本垄断社会对人们爱情观的俘虏。



Charles Dana Gibson

## 女人的悲剧

男人的性欲与背叛亦是女人可悲命运的本源。一如德莱赛先后背叛了萨拉、黛儿玛与凯莉娅，而同表妹海伦结婚。我们无法裁决他的再婚全然是因恋爱对象自然衰老后的一种更新换代。也许，他竟不是为了新恋人青春美貌的皮囊，而是其他如与黛儿玛婚后的一座希腊式四柱房。女人的悲剧在于，她们并非社会的主事人。在那个女权萌芽的时代里，她们依然附属于丈夫的权利之下。所以达什伍德夫人与她的三个女儿只好无奈离去父亲的庄园。

莫泊桑《漂亮朋友》里的杜洛埃可以挫败智慧的弗雷斯塔埃夫人，因男人通奸与女人通奸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受惩。德莱赛作品所引发的女权主义声音已有许多，玛德莱纳之悲剧正在于如下评论中：以此视之，女人当为这样一种模范：她们多愁善感，合乎身为母女的品行，将自我投入家庭当中，抑或献身感情美满的家庭文化的铸造中。社会对于女性道德上的要求发展成：女人当合乎女人的定义，取悦于他人，真正地消费自己。于是，弗雷斯塔埃死后，玛德莱纳唯有依托杜洛埃，才得以走出亡夫的阴影。不若此，她将成为寡妇，失去所有的声望。

与克莱德如出一辙，“漂亮朋友”以其英俊外貌游刃于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群众。他令貌美的克洛蒂尔德为他痴狂，令玛德莱纳无奈中投入了他的怀抱，甚而令《法兰西报》的老板瓦尔特之夫人也拜倒在他的甜言蜜语里。结尾处，他更复抛弃了瓦尔特夫人，迎娶了瓦尔特夫人的女儿苏珊——那位礼貌而娇羞地称呼他为“漂亮朋友”的小女孩。而智慧、知性与成熟并于一身的弗雷斯塔埃夫人被送入狱中。美貌天真的克洛蒂尔德甘愿沦为他永远的情妇。

杜洛埃——一位原先贫困潦倒的报社撰稿人，已然为《法兰西生活报》的主编，并拥有一位年轻而美貌的娇妻。

莫泊桑笔下的三位惨遭遗弃的女人，不可不谓是女人悲剧的典范。她们在杜洛埃的手中，被榨取了最大的利益。而为何独独德莱赛笔下的克莱德却因爱情而走向毁灭。

这决于爱情里的角色饰演。想然，在于罗贝塔的爱恋中，克莱德是这场恋爱的主宰。然而，脱身一段爱，所需的并不仅这份临时的主导。当爱情破灭后，罗贝塔也会渴求受爱人爱的变相应，即补偿。一同，在人性本能释放之余的救赎。而桑德拉则是爱情的施与者兼应答者。克莱德爱着，或曾爱过罗贝塔，却因可悲的现世人对于物欲的追求，背叛真爱，渴望着桑德拉。

## 结语

倘若没有罗贝塔，抑或他更巧妙地摆脱罗贝塔，桑德拉将会同克莱德私奔，而芬奇丽一家将不得已接受克莱德这一位格里菲斯家族里特殊的成员。因为，爱情观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将无谓个人的血统、相貌与智慧，而是他的金钱。克莱德格外帅气，亦是复归的格里菲斯家族成员，更善于言谈的修辞，然而却不过是一个小衣领厂小车间的监工。物欲化的芬奇丽一家，无法理解一位青春叛逆少女奇葩般对于私奔的向往。诚然，她是善良的，于是她给予克莱德以关怀，由关怀及爱，之间布满着克莱德的甜言蜜语，与一具俊俏于吉尔伯特的容颜。

桑德拉与蒂伯纳等资产阶级小姐的不同，正现于此间。于是，女人的悲剧不仅仅溯源于男人的背叛、物欲、性欲、与两性间的不公；男人的悲剧也不全然肇生此间。德莱赛此作亦不仅是对于神圣爱情的亵渎与讥讽，而是他的发问：在一个清教主义建立起来的国度里，资本消费主义与垄断资本的蓬勃发展中，爱情尚存否？桑德拉不过作者臆想的资产阶级子弟里的一个体。在美式消费主义与自由主义催化下，爱已朽烂，荡然无存，诚似牧师家庭里的孩童对于信仰本身的质疑。故事的结束，伴随着母亲与麦克米伦牧师虔诚的祈祷语。基督无法挽救已然忏悔了的克莱德。如他这般的阶级中间人，也还会出现，在美国的某个地方，遭遇同样的多重爱情悲剧。但这出爱情悲剧至此落幕，其中牵涉的男男女女，也将复归自身的生活轨迹中，而在《纪念》一章里，艾斯特诞下的儿子卢塞尔正欢快地奔向卖冰淇淋的推车。格里菲斯夫人手紧抱着传教的书本，望着小卢塞尔的背影。她惆怅而又深情，愿卢塞尔将走离克莱德的命运。

德莱赛正欲以此批判资本垄断社会对人们爱情观的俘虏。